

人物

游于艺 执于心

贺圣思先生书画作品展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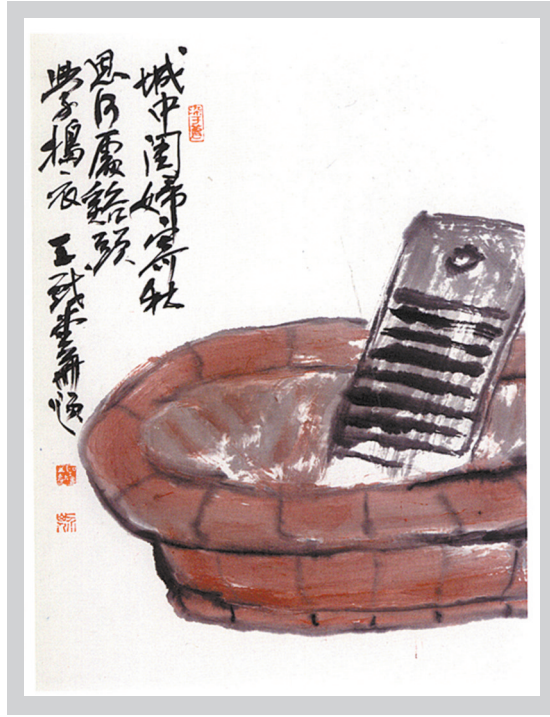
汤丹文

“九九归一”——八十一岁的贺圣思先生日前在李元摄影艺术馆举行了他的个人书画展。“该来的、能来的，都来了。”一位书画界人士以这样的感慨，来形容这一个不算大的展览所呈现的强大“气场”。

贺圣思先生人称“贺伯伯”，这是他在报社工作时留下的名号。五十岁不到，就被众人以“伯伯”冠之，可见他在单位里受人尊重的程度。

贺伯伯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曾云“梅山晒盐多少年，报社码字多少年”，其实归根结底，他一辈子是个读书人，或许更像是旧式文人。据说，50多年前，他给贺圣思先生刻过一方章，上书“一息尚存要读书”。而50年前正是“文革”时代，此时的“小贺”不赶潮流，如此“冥顽不化”，实在叫人诧异。

贺伯伯在单位时，我只记得他会刻印章。其实打小时候起，他就喜欢书画。而退休之后，更加“张狂”起来，“书画印”三“戏”之，别署“三戏堂”。此时，他放飞艺术自我的心情，或许可从他挂在家中客厅的条幅



踈于一心

“喜把丹青染夕阳”找到注解。

退休二十年之后，贺伯伯的书、画、印创作更加精进，而且互为交融，洋洋大观。他的创作多从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出发，加上为人堪为上品，其作品被称作文人画，丝毫不足为奇。学术大师陈寅恪之兄、民国书画家陈衡恪曾云：“文人画的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正因为是一个读书人，创作时有学问、才情、思想的注入，才让贺伯伯的书画作品与众不同，别有韵味。

在他的作品中，这样的趣味点比比皆是。比如他画的《猫与蜘蛛》，造型简洁，寥寥数笔，神韵顿现，而题跋更有意思：“此蜘蛛原在俺画里织网多年，惟猫儿实从别处移得。一日读来梦生，见那精灵可爱，遂当了回孔先生，自思无伤风雅。”这孔先生是否就是那个窃书不算偷的孔乙己，或者就是贺伯伯本人，待考。

而他的一些什物小品之作，都是百姓生活寻常之物。经他笔下，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是意象大于形象，情趣大于造型。于画外看出许多感想、趣味和思想，这正是文人画的魅力所在吧。

贺伯伯的书法作品，也是带有文人气质。与当下一些所谓写得好的“职业”书家不同，他在生活化的书写中，随意之余透出一丝或人生态或艺术上的思考。比如他在《读视频有感》中发表了对所谓传统的看法：“传统即生命的基因，成长之血脉。”《札记五通》呈现了他与艺术家交流中的“自说自话”，非常真实而深入人心。

作为书画印乃至诗文都有所建树的艺术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融汇影响，对贺伯伯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中国书画本来就是

同源。赵子昂论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贺伯伯的画中，很多的作品就看得出这个意思：古拙道劲的书意与金石篆籀之趣。而一些印刻也几近于画了。

尽管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贺伯伯更多地是以超乎功名的轻松心态为之，但其实，他对创作是非常虔诚在心的。我唯一去贺伯伯家中求字是十多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夕。那时，报纸要做个奥运“赢”周刊。为了这个“赢”字，贺伯伯在纸上比比画画写了三四幅，还一一评说哪张最好。这让我想起有画者提及，大师潘天寿作画前，也是谋定而后动，一笔画沉着出去。于书画家而言，灵感勃发，龙凤飞舞，一蹴而就的创作状况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往往是创作者“爽”了，观者未必能“乐”起来。

最后，那张用在奥运专刊上的“赢”字，被我私藏下来。那时，也没有润笔之说，好像也没给稿费，只送了一个奥运吉祥物了事。

这次作品展，贺伯伯取名为九九归一，“一”归于何处？贺伯伯答：“归于一心，从心出发”。他在画册自序中这样写道：“九是中华文化至高至大的象征，而一又有一生万物，万物归一之喻示。以此参照文艺之修，忽然悟得书画也好，篆刻也罢，这些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古老艺术，理想的彼岸就是归于一心。”而一幅《九九归一》隶书条屏也被放在展厅的最醒目处，上写：“九九归一，一归于心，心即初心，心初如一。”

人生但求如此，艺术当不二致。游于艺，执于心，应是贺伯伯晚年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鉴赏与收藏

应野平：山有云，乃见山高



应野平(1910—1990)，浙江宁海人，曾用名野萍、野苹，擅作山水，亦画人物、花鸟，为现代“海上画派”重要画家。

方向前

山水画在中国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由原来人物画的“附庸”，慢慢成为独立画种，与人物、花鸟并列为中国画的三大门类。山水画因意境高深、内涵丰富、观赏性强等特点，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喜爱。山水画发展到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应野平是这一时期海派画家中以山水见长，并具有相当成就和影响力的重要画家，有日本朋友甚至称他为“中国江南水墨画第一人”。

应野平幼承家学，16岁始专攻山水，自“四王”入门，上溯“元四家”及北宋诸家，同时对“四僧”中的石涛情有独钟，传统功夫深厚扎实。从其早年的拟古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师承趋向及独特的审美观念。如其在1941年32岁时所作《秋山幽居图》，题识曰：“梅道人古穆浑厚之致，后惟白石翁得其三昧。”梅道人即元朝画家吴镇，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从题识中看得出应野平取法吴镇画法，但感叹效法之难。又如他33岁时所画的摹古之作《幽江远帆图》，汲取了文徵明及唐寅画法。文徵明、唐寅、沈周、仇英为“明四家”，对后世影响巨大。“明四家”尽管画风各有特色，但也有共同特点：笔墨细秀，布景繁密细致，造型规整，擅长各类劈皴，画中山重岭复，没色多青绿重彩或施之浅绛。应野平35岁时作的《山居图》题识曰：“偶拟青湘仍不脱黄鹤遗法。”“青湘”和“黄鹤”分别是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和“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别号。从这些拟古山水作品中，可见应野平在传统继承上取法之广、用功之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应野平绘画的创变期，主要特点首先表现在用笔更加放纵，线条健挺，墨色酣达，变化丰富，尤其在设色上擅用重彩，笔法上工细与写

意结合，并把写生概念融入绘画。其次，在绘画题材上，以讴歌新时代、描绘祖国壮美山河为主题。中国山水自宋元至民国，题材上大多千篇一律，作品沿袭古人的意境和范式，无时代气息，漠视现实生活。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始，画家开始走向大自然，注重写生，表现生活，绘画从题材到手法、风格焕然一新。应野平曾四上黄山，三访舟山，五到富春江，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武夷之胜、雁荡之亭、泰岳之雄、桂林之秀等祖国的壮美景色，都记录在他无数的写生册页及画作中。

创作于1958年的《泰山碧霞宫》，把写生与山水创作巧妙地结合起来。画家用远视手法，以高远视角展现碧霞宫的神圣雄伟与壮阔气势。画面分远近两部分，近景主体为碧霞宫，画家以写生之笔，用缜密的线条勾画庙宇及基石，刻画细致，建筑周围绿树错落有致，大小、高低、远近、浓淡、工写对比交融。远景为连绵起伏的山脉，用淡笔写意，笔墨交互，一气呵成。应野平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从传统胎变，笔墨工细，意象完美，可谓传承中出新意。其间，应野平还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物画，笔墨技巧高，风格新颖，艺术水平不逊于其山水画之下。如《鲁迅听祖母讲故事》(1956年作)、《知识青年饲养所见》(1969年作)、《肥田任务重如山》(1959年作)等。应野平人物画已完全突破了古代传统人物画样式，从衣着、造型、神态及表现内容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于笔墨技法，应野平在实践中总结出不少“经典”：用笔须重，不能与油、滞、涩并论。用笔须秀，有力不能与剑拔弩张、外露圭角相比。用笔之节奏，须从音乐之节奏与旋律中去体会……

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应野平的创作进入晚年水墨变法期。他的山水画大量运用水墨法、色彩法，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山水气象。画作笔墨淋漓，用浓淡多变的墨色晕染、皴擦，以增加物象的层次和变化。与中年时期水墨相比较，他的晚年绘画墨多于笔，墨色相渗，或浓重，或淡雅，或赋予彩色，难怪有日本友人称他为“中国江南水墨画第一人”。不过从艺术角度审视，其晚年作品整体略显平淡，丰富性不够，甚至有草率之感。因此，晚年作品不能代表应氏艺术的最高成就。

回顾近二十年的艺术品市场，应野平绘画升值速度较慢，普通应氏山水作品(以三平方尺作品为例)在5万元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上缺少应氏精品巨作。另外，从现代山水画史看，应野平仅属二线画家，在艺术水准上，与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关山月、傅抱石、钱松岩等大师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不管怎样，应野平绘画在目前还是被低估的。



图为应野平一九六三年创作的《富春江上锦千堆》。(方向前供图)

谁听了他的演唱会……

叶向群

11月17日晚，天气阴冷，细雨飘飞。但对上万名宁波观众来说，这着实是个温暖美妙之夜。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初恋的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当张学友熟悉的旋律响起，舞台上方的大屏幕不失时机地抓取了看台上对情侣的即时画面：万众瞩目之下，他们或深情相拥或甜蜜亲吻，用人类最动人的姿势，展露音乐带来的幸福。

57岁的张学友在3个小时里载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宁波站现场。(周建平 摄)

歌载舞连唱了39首歌曲，并在现场观众的尖叫声中祭出柔劲十足的“一字马”，从而完成了对“不老歌神”的生动诠释。在互动环节，张学友问全场观众：“大家觉得我舞跳得还可以吗？”“可以——”全场回应。“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57岁了。不用担心，我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拉伸运动。”台下的荧光棒再次潮水般涌动起来。据悉，“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自2016年10月北京起跑，到本次宁波站已连续举办了205场，无论数量还是频率，已经创造华语乐坛歌手巡演的最新纪录。

当晚的演出，无论是张学友的倾情演绎还是经典的360度立体四

面舞台、超一流灯光、音响，都让人热血沸腾，觉得物有所值——尽管部分门票贵得烫手。“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绝非夸张之词。笔者的一位朋友，半个月前网上购票不得，最后花费一万一千元，从黄牛党手里买了两张“VIP”门票。想来也是，巨星级别的演唱会与宁波睽违已久，饥渴的市场可谓久旱逢甘霖。

总共只有一万多个座位的宁波富邦体育场，算不上大，设施也日显陈旧，于是人们开始对兴建中的宁波奥体中心平添一份期盼。每一场明星演唱会总能把整座城市“欢乐”成另一番模样。但“欢乐”与“安全”是一柄双刃剑，检验市民素质，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演出当晚，万余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倚着正在建造的地铁隔离栏，并穿过体育场周边的窄小通道，汇集到同一个目标。演唱会散场，头佩五彩饰物的喜悦人流，又缓步走向破例延时的地铁站，安然返家。在演唱会现场、在沿途交通要道，一队队民警、协警，用有力臂膀，出色完成了一场“城市狂欢”的守护。

张学友演唱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彰显了宁波文化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繁荣宁波文化市场，不是文化部门一家之事，它需要各个综合部门通力协作，共同激活。如何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思维，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审批”的门槛，如何培育更多像爱珂文化集团这样市场化程度高、有超强运作能力的民营企业，担任演出操盘手……都是这场演唱会留给人们思考的课题。

“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张学友唱词，你我心声。

面舞台、超一流灯光、音响，都让人热血沸腾，觉得物有所值——尽管部分门票贵得烫手。“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绝非夸张之词。笔者的一位朋友，半个月前网上购票不得，最后花费一万一千元，从黄牛党手里买了两张“VIP”门票。想来也是，巨星级别的演唱会与宁波睽违已久，饥渴的市场可谓久旱逢甘霖。

总共只有一万多个座位的宁波富邦体育场，算不上大，设施也日显陈旧，于是人们开始对兴建中的宁波奥体中心平添一份期盼。每一场明星演唱会总能把整座城市“欢乐”成另一番模样。但“欢乐”与“安全”是一柄双刃剑，检验市民素质，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演出当晚，万余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倚着正在建造的地铁隔离栏，并穿过体育场周边的窄小通道，汇集到同一个目标。演唱会散场，头佩五彩饰物的喜悦人流，又缓步走向破例延时的地铁站，安然返家。在演唱会现场、在沿途交通要道，一队队民警、协警，用有力臂膀，出色完成了一场“城市狂欢”的守护。

张学友演唱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彰显了宁波文化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繁荣宁波文化市场，不是文化部门一家之事，它需要各个综合部门通力协作，共同激活。如何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思维，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审批”的门槛，如何培育更多像爱珂文化集团这样市场化程度高、有超强运作能力的民营企业，担任演出操盘手……都是这场演唱会留给人们思考的课题。

“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张学友唱词，你我心声。

